

战地记者讲故事

铁臂“战友”

■卢东方



插图:唐建平

初春的训练场，寒风依然凛冽，吹得人睁不开眼睛。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从脚跟直窜后膝的麻木感迫使我从蹲姿调整为跪姿——低头、缩脖、压低身形，一手扶地，一手把麻木的脚背向后拽，膝盖顺势着地。

开辟“敌”后通道，单隐蔽一项，就是对战士生理、心理的双重挑战。

我扭头看了看隐蔽在同侧壕沟里的第77集团军某工兵旅排爆分队的队员们，大家的身体已与掩体融合为一，连口鼻呼出的白气都小心且克制。“时间到！行动！”队长刘克一声令下，小型无人机自壕沟底部拔地升空，以微不可闻的旋翼声扑向目标地域。在无人机操作员赵连浩的遥控器显示屏上，一辆身披伪装衣、肩扛“麒麟臂”、脚踩履带轮的“战友”稳稳地穿行在草丛、废墟间。

“它叫‘畅通’。”队长刘克低声说，作为去年才正式入列的某型国产排爆机器人，它和另一台“战友”继承了队里两条已故排爆大号的代号“畅通”“无阻”，继续以无言战友的身份陪伴队员们执行任务。“机器人在搜排爆过程中主要担负开辟前路、远程排爆等任务。今天的训练，就是为了测试这款机型的隐蔽性、防爆性、抗压性和安全性。”

说话间，不远处忽地传来“砰”“啾”的爆炸声。我不得不再紧张起来，盯着小山包后面迅速腾起的青烟。

“‘畅通’已安全通过小当量爆炸物测试，机体平稳，请求继续行进。”机器人操作员王松委报告。

一级上士王松委是排爆领域的“兵专家”。作为国内最早的一批排爆机器人操作员，他对这款国产排爆机器人赞不绝口：“操作更加人性化，性能更加稳定。”相比他操作过的历型中外排爆机器人，这款机器人进行了全方位改版升级，“和无人机的操作界面越来越贴近，学起来很快，也节省了基层单位远程操作手的培养成本。”

“继续行进！”刘克一个手势，队伍立即起立，沿“畅通”蹿出的安全通道蛇形前进。

“‘畅通’身形小，体重却比我们全副武装的单兵重得多，用它去蹬诡雷、异形爆炸物，排雷效率比原始的探雷器快多了。”王松委说。

“发现爆炸物。”赵连浩将无人机显示屏锁定在废弃大厦二楼的一堆石板上。“‘畅通’先上，其他人警戒！”刘克声音刚落，“畅通”便已在王松委的操作下，稳稳踏上了通往二楼的楼梯。

“这个环节主要模仿在人口密集区排爆，并测试机器人的爬坡、钳夹、负重等操作性能。”刘克说。他们曾有过不得不在人口密集的小区处理“古董”级未爆弹的经历。“当时我们提前疏散群众，就地搭建起3米高、1米厚的防爆围墙，把未爆弹挖出后就地销毁，整个过程持续了一天。大家非常紧张，生怕出现闪失给群众生命财产造成损失，压力特别大。”

此时，王松委已操作“畅通”将沉重的爆炸物夹取出来。在掩体后的队员们不禁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地通过屏幕注视着“畅通”。只见它平

举着“手臂”，翻过一个小土包，带着爆炸物稳稳地朝防爆围墙行进。

“砰”的一声闷响，爆炸物在防爆围墙后被引爆，宣告此次训练完美收官。

掉头、回撤，“畅通”和无人机顺利归队。

“我们一直期待有一天能操作着国产排爆机器人走上战场。”护送“畅通”登车后，在回营区的路上，王松委和我聊起自己十几年前第一次参加国际维和任务的故事：“那时候我们用的全是外国的扫雷装备，所有官兵到达任务区后，必须通过考核才能拿到通往雷场的资格证。而考核须知、试卷等，全是外文印的。那也是我第一次学习操作排爆机器人。”

在必考课目上，由于操作性等问题，当年雷场上实际运用到排爆机器人的场合并不多。被问及“畅通”的实用性，排爆分队的队员们纷纷向我讲起这些年遇到过的那些惊心动魄的场面：某单位销毁过期弹药时擦肩而过的弹片、某训练场搜排未爆弹时近在咫尺的火光以及黎以边境挖掘大当量爆炸物时地底深处传出的异响……

这些让艺高人胆大的“刀尖舞者”们数年后回想起仍觉头皮发麻的瞬间，将随着“畅通”“无阻”两位铁臂“战友”的正式入列迎来新的变化。

“希望自己经历过的险情不再出现在后辈身上，是我们每名搜排爆老兵最大的心愿。”王松委认真地说，“您刚才问到新型国产排爆机器人的实用性，至少今天的测试，让我们在‘畅通’身上看到了实现这个愿望的可能。”



记者心语：每一次遇见，都可能成为漫漫人生中的闪亮回忆。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最近，恰逢驻地下雪降温。与同事闲聊间，我又想起2018年年末去信阳采访过的一个哨所。

那时也是刚刚下过雪，车窗外的景色逐渐从繁华变得荒芜。通往哨所的路上不是光秃秃的树，就是光秃秃的山，没有一点新年的意味。刚吃过午饭，加上车不停地急转弯，我的胃里开始翻江倒海。

“还有多久到？”强烈的不适感一浪接着一浪涌上来，我捂住嘴忍不住问。

“快了，快了。”司机一边回答，又把打方向盘调转头，“其实不远了，就是弯儿多。”

翻过一个小坡道，我看见远远闪烁的灯光和两个模糊的身影。后来我才知道，为了迎接我们，李蛟和嫂子在外面等了一个多小时。

这是一个站哨哨，收发物资时，站台上尘土飞扬，也能热闹一阵。但此时，四周除了山，还是山，看不见一点人烟。零下20多摄氏度的气温把我们呼出的热气立即冻成雾气。偌大的山里只有我们几个人，显得格外清冷。

司机告诉我，李蛟是仓库的老保管员，凡他经手的物资从没出现过纰漏。

搬下糖果和酸奶，两个孩子好奇地探头，冻得通红的小脸上满是笑意。

看我晕乎乎，嫂子赶忙扶我到屋里坐下，又拿浸了冰水的毛巾，拧干给我敷额头。过了10多分钟，我才醒过神来，看见嫂子的手还是红肿胀着。

环顾四周，我发现屋里有炉子，赶忙催着嫂子去烤烤火。

拗不过我，嫂子往炉子边凑了凑，搓着手说：“其实没事儿，我就是洗衣服多了，手就这样。你没事儿就好……”

穿上棉大衣，李蛟要去巡逻了，我赶紧穿戴整齐跟上。临出门，嫂子怕我们走的时间长出现低血糖症状，一边给我们塞了几块糖，一边嘱咐：“雪地不好走，累了就歇歇。”

上山的路很长，长到似乎没有尽头；上山的路很陡，陡到感觉是攀着直梯在往上爬。

遇到不好走的地方，李蛟就回过头伸手拉我上去。短短十几分钟，我就出了不少汗，秋衣紧紧粘在后背上。

“你咋来这儿的？”找了一块平地休息，接过李蛟递来的糖，我问道。

“其实这个岗是轮流的，一般都是两个年轻的战士在这里。我是想让他们和战友们在了一起，队里热闹。”李蛟说，他的家属来队探亲就算是团圆了，再加上他是老保管员，熟悉业务，所以他主动申请到哨所执勤。

“也是，队里肯定活动多。”我说，“班

团圆哨

■崔寒凝

长，这是嫂子和孩子第几次来队？”

话经不起说，一颗糖吃到还剩个薄片，我仍不想走，非得等李蛟的回答，听他讲哨所的故事。

“其实，这是他们第一次从老家过来。1200多公里远，就为了和我团聚。”李蛟说。

剥开糖纸，李蛟把一颗糖送进嘴里。

“真甜啊！”李蛟一脸享受，“我爱跑步，也跑马拉松，但巡逻路上有时还会血糖低，心慌、出虚汗、打寒颤也是有的。每当觉得难的时候，我都会想到那些守卫边疆的战士，我在这个山沟里守着仓库，也是在保卫祖国。”

看着班长泛红的脸，我读出了一些英雄的意味。或许，这个世界上本没有英雄，只是在面临选择时，有人选择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安逸，这才有了英雄。

“走吧，咱们还有一段路呢。”李蛟站起身来，打着手电向夜色中走去。

冬天，天黑得早。巡逻回来，只能看见哨所星星点点的光。

刚进屋子，李蛟就向我介绍哨所的情况。

“就这几间屋子：一间值班室，一间宿舍，一间洗漱房。这是我的岗位，也是

我们一家四口的小家。”

“库区周围没有人家，不好买菜。”李蛟说，“好在营区每周会送两次补给，我们也囤了些白菜。如果大雪封山，可能半个月都不会有车上来，那时候我们就吃白菜吃。”

“老弟，别光顾着看了，来喝口水。”嫂子递过一杯水，“今年老二还没满一周岁，这是我们一家四口第一次在部队团圆，我们也很激动。”

看着尚不会走路的孩子，李蛟眼里满是温柔。“我觉得这是我军旅生涯中最难忘的时刻，我们一家都在这里保卫祖国。”

那一刻，我不自觉地回过头，红了眼眶。

知道我要回营区住宿，嫂子很早就张罗着包饺子。“老弟，在俺们那儿，来了客人要吃饺子，家人团圆也要吃饺子。这些年你哥不在家，我带着大娃生活，不管多苦多累都过来了，我们盼的就是团圆。”嫂子说。

“你觉得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大女儿过来帮忙包饺子，我问道。

“爸爸很勇敢，也很能吃苦，我以后要当像他那样的兵。”她毫不犹豫地答道。

从大女儿口中，我知道了李蛟更多的工作内容。白天，李蛟除了巡逻以外，还要加班加点训练，为来年的比武做准备；晚上，他要经常起夜，查看哨所监控录像，判断有无异常情况。

“都是正常工作，没什么，当兵就得有个兵样儿。”李蛟轻描淡写地说。

饺子下锅，屋里充满了热气，灯光暖暖的，电视里放着孩子们爱看的动画片，一家四口笑得很开心。

“老弟，在俺们那儿，客人都要第一个动筷子，这第一盘饺子都是你的。”嫂子亲切地说。

每个饺子都有圆鼓鼓的肚子，让我垂涎欲滴。我大口吞咽着，接连吃了10个饺子，深深地体会到一种家的温暖。

临出发前，嫂子怕我晚上加班太晚会饿，又给我装了一盒饺子，那温度直接从手掌暖到了我的心坎里。

夜深了，我坐车驶离那个小小的哨所。隐约的灯火离我越来越远，李蛟一家与我挥手告别的情景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再次与李蛟取得联系，是今年年初。如今，李蛟已经到营区的警卫勤务连任分队长。

学校放寒假，两个孩子再次前往部队探亲。当我问起嫂子，李蛟告诉我：“你嫂子工作忙请不了假，况且她都带了一年孩子，也该我出出力了。”

“等过两天，我想带孩子们去哨所看看。”李蛟说，“现在那里已经不设岗哨了，但对咱们一家来说，它有特殊的意义。那时候二娃还不到一岁，现在大娃都可以给他讲当时的故事了。”

“是啊，那个哨所是‘团圆哨’，是咱们共同的记忆。”我说。

黝黑的脸
被高原风吹过的
稀疏的发
干裂的唇
还有因维生素缺乏
而凹陷的指甲

假如，你是一位雕塑家
请拿起刻刀和花岗岩
奔赴高原，登上昆仑
靠近他，为他们
雕一尊棱角分明的像
记录下他们如山脊般
高耸的头颅
雪域里，龙虎般的身躯
站立时，界碑般的挺拔
钢枪挑起日月
脚步撼动山河

假如，你是一位诗人

请带上激情和敬仰
奔赴高原，登上昆仑
靠近他，为他们
写一首饱含深情的诗
记录下他们阳光般的笑容
隆冬棉帽上洁白的冰霜
还有，铿锵坚定的步伐
月光下，哨楼上
悄然绽放的泪花

而我，只是一个老兵
年逾花甲
只能举起笨拙的手
向高原，向边防，向他们
行一个庄重的军礼
说上几句心里话
战友们，辛苦啦
为了祖国的祥和与安宁
是你们筑起坚固的钢铁长城
浇灌绚丽的和平之花



假如

■杨祝祥

假如，你是一位画家
请背着画板和调色板
奔赴高原，登上昆仑
走近他，为他们
绘一幅浓墨重彩的画
记录被紫外线照射的



长征

第六〇四五期



奋飞(中国画)

马萧萧作

精短小说

想象，为生活插上翅膀

清晨，暖黄的阳光透过值班室结满霜花的玻璃洒进屋里，斜映在墙上红灿灿的锦旗上，旗面的文字闪烁着夺目的光彩。

看着这面写着“真情相助 为民解忧”的锦旗，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列兵熊磊宾心里暖洋洋的。他的思绪回到了那个和“小天使”不期而遇的傍晚，想起了那张洋溢着天真笑容的小脸蛋。

不久前的一个下午，天色渐晚，寒气袭人。熊磊宾和战友李正鹏在营区附近巡逻准备返回时，路边一个兜兜转转的小小身影进入了两人的视线。

凭着军人敏锐的直觉，熊磊宾主动上前询问：“小朋友，你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吗？你的爸爸妈妈呢？”俯下身，熊磊宾看到小女孩的双眼哭得红红的，脸上还留着没擦干的泪渍。

“叔叔，我找不到妈妈了……”小女孩哽咽着说。

冬雪初停，街头寒风凛冽，路面湿滑，营区周围正在施工，马路上重型卡车来来回回。看着小女孩冻得通红的

守护

■蔡星龙

脸蛋和小手，熊磊宾和李正鹏商量道：“当务之急，是要先确保孩子的安全。”

“小朋友，我们是解放军叔叔，先带你去安全的地方，然后帮你一起找妈妈，好吗？”李正鹏一边指着衣服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臂章，一边温柔地说。

“好！”小女孩坚定地地点了点头，眼神中闪出光芒。

李正鹏赶紧脱下大衣给小女孩裹上，熊磊宾将她一把抱起。俩人迅速将她带到营区接待室，一边耐心安抚着孩子的情绪，一边找来零食和热水。

看着俩人忙前忙后，孩子完全放下心来，活泼了不少。

聊天中他们得知，女孩名叫妍妍，今年5岁。下午妈妈带她一起来附近的工地办事，她在雪地里玩耍时一不留神就和妈妈走散了。

“叔叔，我想起妈妈的电话了！”正坐在椅子上吃零食的妍妍突然说道。

俩人听闻，赶紧拨打过去，没想到电话里却传来“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的提示音，三个人面面相觑。

“妍妍，不着急，可能是哪个数字记错了，咱慢慢想。”熊磊宾看着失望的妍妍安慰道。

接下来，俩人细心地照顾着她。第

一次来到军营的孩子充满了好奇，时不时问这问那，熊磊宾耐心地向她解答着。当妍妍看到接待室里一份印着舰艇图片的报纸时，眼神突然定住了。

“叔叔，我想起来了！妈妈电话号码的最后3位，和这艘船上的数字一样！”妍妍激动地指着桌上的报纸。

俩人又赶紧拨打过去。“喂，您好，请问是哪位？”电话里传来急促的声音……

夜幕渐浓，一路赶来的孩子父母气喘吁吁。见到孩子的那一刻，母亲飞奔而来，一把将孩子搂在怀里，泪眼婆娑地向在场官兵不停地道谢。

“赶紧带孩子回家吧，以后可要把孩子看好了！”

当妈妈牵着妍妍的手准备回家时，熊磊宾和李正鹏不停地向她挥手告别。

突然，妍妍松开妈妈的手，转身向熊磊宾跑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根棒棒糖：“叔叔，这是我最爱吃的棒棒糖，送给你！”熊磊宾赶紧接过来，紧紧地握着。

这根棒棒糖被熊磊宾珍藏在宿舍抽屉的铁盒里，一直舍不得吃。

盒子里同样保存着的，还有当天的那份报纸。头像左下角刊登的，正是该部某战舰在寒冬时节巡逻海疆的照片。